



棟之苦恋

■董雪丹 文/图



深冬的豫东大地上，很多树都落了叶，看起来同样光秃秃的枝条，让人不好相认，很难一下喊出一棵树的名字。棟是即便没有花与叶的妆点，也能一眼就认出来的树。在它清冷的枝头，悬吊着一粒粒圆滚滚的黄色小果子。迎着冬日的阳光，映着湛蓝的天空看过去，无论稀疏还是稠密，都很靓丽。

棟，有人叫它苦棟，是我老早就认识的树，因为爷爷奶奶的屋后有一棵，从我十五六岁开始，每次回老家，都会被它吸引。也许是过年前后回去最多吧，自然而然，记忆最深的不是它的花，而是它的果——被称为苦棟子、苦心子、棟枣子、棟果子。冬日的蓝天下，只看到它的美，看不到它的苦。它是把苦都留给了自己，才苦了心吗？看着这样自带美颜的小果子，似乎它的叶子可以被遗忘，花也可以被遗忘。

其实呢，棟“树高而叶密”，又称紫花树，可见它紫色的花朵虽小，却是让人难忘的。刚过大寒节气，遥想春天树上长出新叶，四五月开出小花。花碎而色紫，花蕊的紫深，花瓣的紫浅，在风饕雨虐的衰败过程中，紫色越来越淡，逐渐变白。花落后结出绿色的小果子，之后叶落、果黄，棟就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一次次重生。

大寒，达到寒冷的顶点。坚冰深处春水生，过了大寒，天气渐暖。在这个节气里想到棟花，是因为它们相同地拥有一个“最后”。大寒是

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，而一年花信风中梅花最先，棟花最后。花信风，指应花期而来的风。每年冬去春来，从小寒到谷雨这8个节气里共有24候，每候应以一种花的信风，于是便有了“24番花信风”之说。由此看来，又哪有什么“最后”呢？“年年春后棟花风”，也是在说一种循环往复，在说每一年的暮春时节，棟花开后，以立夏为起点的夏季便来临了。

棟花开时，是香的。曾经很多次，循着花香的指引走向它。八一路桥下有一棵棟树，从桥上行走，可以看到树顶，偶有一两个枝条从桥栏杆里伸展出来，像和桥上的行人打招呼。花开时节，枝上那细小的紫色花朵团团簇簇，竟可以汇聚成那么浓稠、又那么明媚的忧伤，用香的形式去释放。是不是像极了苦恋的感觉？情到深处，总有一抹说不清也化不开的愁绪。那凝结的深情，化作一树的果实——苦棟子。苦棟，这个名字是不是在前世就注定了今生的苦恋？对这个世界拥有怎样的苦恋，才修炼成此时的苦棟？

大寒时节，在豫东南一个偏僻小村里的一间屋后，看到一些被砍下来的带着苦棟子的树枝，走过去摘下几个枯黄的果子，习惯性地拿着手机拍上几张照片。站在一旁的大嫂看我喜欢，说：“多摘几个吧。”说着，还热心地帮忙去摘。我忙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”大嫂说：“俺们这里孩子结婚，套被子

的时候撒几个。”想到“棟”常与“苦”字相连，我很好奇：“是吗？还有这样的风俗？”大嫂笑答：“俺这儿都说‘棟枣子，引小子’。”大嫂爽朗的笑像冬日的阳光，洒在身旁每一个人的脸上。也是，毕竟这小果子又叫棟枣子，“撒把枣子，生个小子”，是结婚铺床时常说的喜庆吉利话。也许，在这一片曾经贫穷的土地上，在困苦之中，他们故意忽略了那个“苦”字，只保留着对甜蜜与幸福的希望与迷恋。也许，经过了一苦，甜才更加甜吧。

站在这个小村的屋后，蓦然就想起爷爷奶奶屋后的那棵苦棟。爷爷奶奶都已离开，他们曾经居住的院落自然是越来越寂静，只有那棵苦棟还一如既往地苦恋着这个世界，年年花开又花落。一朵花儿的一生，不过几天，却也不并短暂，比起那些朝生暮死的生物，已是漫长。何况，花儿之后还有种子给人以希望。一朵花、一棵草、一个人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，都在重复着永恒的过去和未来。也许，正是永恒的轮回与不断的超越，才是一种强大的丰盈与不可摧毁，才是生命的意义。



晒暖儿

■崔加荣

冬日暖阳下，最适合晒暖。

小时候，奶奶忙完家务就搬着椅子去院子里晒暖。

椅子是泡桐木烤软了捏成的，靠背把手两端向上挑起，像庙宇的挑檐。奶奶坐在阳光下，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，里面全是故事。

奶奶的蓝灰布衫是手工做的，斜襟上盘着一粒粒菊花纽扣。在奶奶的老桌子抽屉里，存着布衫的纸样。布衫穿烂了，她便拿着纸样让隔壁的老太太裁一件新的。奶奶穿衣极其讲究，下身的大腰棉裤外面套着黑裤子，四指宽黑色扎腿带子把裤腿扎得紧紧的，和她的三寸金莲十分般配。

中午放学回来，我吸着冻得发红的鼻子，在奶奶面前蹲下来，把手放在她那晒得热乎乎的衣服上，或者掀开她的布衫，把手放进去暖着。奶奶搓着我冰凉的脸，满眼的怜惜：“看看，冻成冰蛋子了，快坐这晒晒暖儿。”

阳光洒在奶奶花白的头发上，几根银发上镀了一层光芒；阳光洒进奶奶的布衫里，布衫散发着阳光

的味道。奶奶的厚棉裤里面是新棉花，我的胳膊放上去一压，就出现一条坑，移开胳膊，那条坑又弹回来。地上的麻雀蹦来跳去，一点也不怕人。看着它们如此大胆，我回屋找簸箩，找筛子。簸箩里装着要磨面的麦子，筛子里装着要磨糝子的玉米粒儿，方桌上的荆条筐子上面盖着厨布。我灵机一动，把筐里的馒头用厨布包了，放回桌子，把馍筐子拿到院子里。我捡一枝泡桐的枯枝，系上长长的棉线，在院子里撑起馍筐子，底下撒几粒玉米。线绳的另一端拉到奶奶身边。奶奶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儿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有它们精没有啊？”我朝奶奶摆摆手，示意她不要出声。

最终，如奶奶所言，麻雀在周围叽叽喳喳，就是不进去。奶奶晒够了，起身去帮妈妈烧锅做饭。突然发现我用的是馍筐子，一边骂，一边把馍筐子拿去并沿儿洗，洗干净后挂在墙上晒。

奶奶自己晒暖儿，也陪她的母亲晒暖儿。

奶奶的母亲是我的太姥姥，住

在县城。每年春天，奶奶都会让父亲把太姥姥接到乡下住一段日子。乡下有太姥姥喜欢的榆钱和槐花，还有各种野菜。开了春，奶奶陪着太姥姥坐在院子里晒暖儿。一人一张竹椅子，两个老人，四只小脚，沐浴在阳光里。太姥姥也怕冷，双手揣进袖筒里。嘴里没了门牙，内陷进去的嘴唇不时蠕动一下，更加显老。

初春的野菜首选米蒿。正月茵陈二月蒿，三月就能当柴烧。出了正月，趁好天气，父亲提着篮子出去一会儿，就剩半篮子米蒿回来。奶奶把米蒿捡干净，洗了，用筛子放在凳子上晾水分。奶奶和太姥姥就坐在旁边继续晒暖儿。太姥姥看一眼筛子里的米蒿，似乎能闻到凉拌米蒿的味道。

吃完米蒿，榆钱就出来了。二月清明榆不老，三月清明老了榆。二月末，正是吃榆钱儿的好时候。院子西南角的大榆树上，榆钱一串挨着一串，饱满厚实。奶奶和太姥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抬头望见榆钱，就念叨着让父亲去摘。父亲找

两条竹竿接起来，绑了钩子摘榆钱。裹了面粉蒸好的榆钱盛到碗里，太姥姥迫不及待，一口接着一口吃。正午的太阳有些烈，太姥姥被晒得面露困倦，端着碗打瞌睡。手里的筷子翘起来，榆钱洒了一地，公鸡母鸡扑棱棱跑过来啄食。奶奶小心翼翼地接过太姥姥的碗筷，让太姥姥坐在太阳底下继续打盹儿。

不只是奶奶和太姥姥晒暖儿，村里的老人都喜欢晒暖儿。村子里大路边，有不少晒暖儿的人。三叔二大爷，老爷爷老奶奶，或坐在小椅子上，或坐在砖头上，或者倚着大门外的墙根晒暖儿。

时过境迁，太姥姥和奶奶以及她们晒暖儿的院子，都陆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南水北调工程征收了村子的土地，隆隆的施工声，将会把村子变成一个蓄水大湖，和一片风景秀丽的新区。时代的前进无人能够阻挡，晒暖儿的场景也将会成为心中永久的回忆。